

半小时丛书
BANXIAOSHI CONGSHU



两代美猴王

怀明
著



53
25
5

两代美猴王

BANXIAOSHI CONGSHU

怀明 著

1988 • 哈尔滨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冬至 天明

封面设计：李欣

两代“美猴王”

Liangdai Meihouwang

怀 明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木兰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3 6/18 ·插页 2·字数 60,000

1988年3月第1版

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5797

统一书号：10360·191

定价：~~4.85~~元

1.15

ISBN 7-5317-0080-8/I·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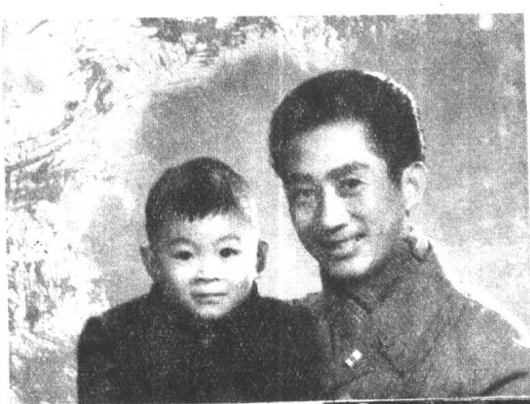
◀ 六小龄童生活照



▼ 1957年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，小六龄童与其父亲六龄童同周恩来总理合影（总理怀抱者为小六龄童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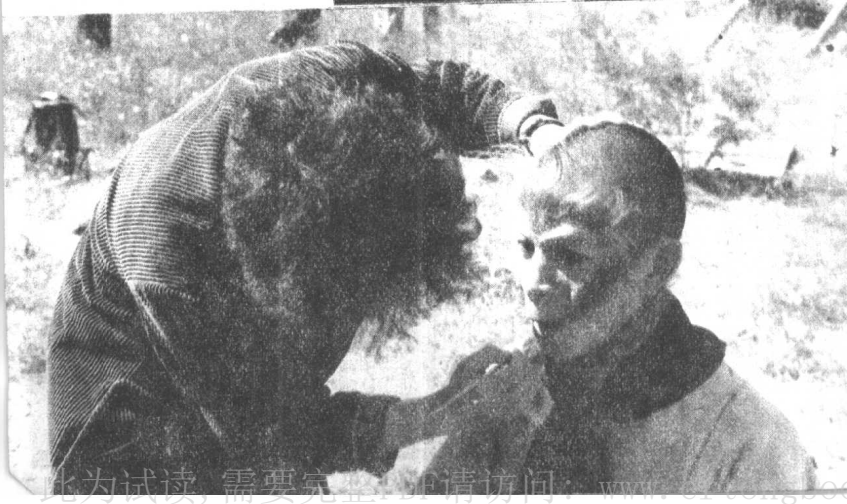
◀ 六龄童与六小龄童父子
(1962年摄于上海)



▶ 六小龄童练功照。



▼ 在《西游记》电视剧组，化妆师为六小龄童化妆。



内容提要

银屏上的《西游记》，你或许已经目睹；而这里的主人公，便是那里你熟悉的“孙悟空”。

一部人生的纪实，凝聚着几代人的追求和努力。似痛楚的歌，似含泪的笑，似久远而不绝的回声。

饱含深情的笔触，记述了六龄童，六小龄童“两代美猴王”鲜为人知的家世和他们坎坷的艺术生涯。那不同历史时期中，艺术家境遇的险恶与人生的磨难，委实令人感动。

半小时丛书

②

两代美猴王

怀明 著

我给埃尔维斯做妻子

——美国著名摇滚乐

歌王妻子的回忆

[美] 普利西拉·普雷

斯利 著

啸涛 晓进

译

女人怎样在男人世界中打
天下

[美] 莱特 著

杜奇荣 译

2 : 0

——中国足球队胜利之路

南极 岳铭 编

“4 1 4”将引起世界注目

南极 编

AAA44/01

绍剧是江南一大戏曲剧种。

自六十年代以来，绍剧以一部电影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而饮誉中外。

然而，绍剧之所以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，却得益于一个戏迷的努力和不懈追求。此人姓章，名益生，是绍剧表演艺术家，江南“美猴王”六龄童之父，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之祖父。

章益生祖上是“堕民”，也有人称之为“贱民”。

堕民是元末蒙古族的后裔。朱元璋建立了明朝统治之后，把驻扎在南方的蒙古军队贬为“堕民”，不准他们参加科举考试，不准进入社会上层，不准与汉人通婚，世代只能当吹唱道士、吹鼓手、或喜娘、傧相。

堕民们集中居住，不能随意搬迁。在古城绍兴，就规定了三条街为“贱民街”，章氏夫妇就

居住在三条街之一的学士街。

章益生祖上务农，到了他这一代，章益生不安现状，干起了经商的买卖。由于他对民间小戏有特殊偏好，一听锣鼓点就禁不住摇头晃脑，于是他选择了贩卖戏具用品的行当。

走南闯北跑买卖，并没有让章益生丢弃爱戏的爱好。由于做生意，他经常同各地戏班的班首接触，渐渐地，他同那些艺人也混熟了。

在他的影响下，两个儿子也迷上了戏台。大儿子叫宗信，小名鹤鸣，即后来成功地塑造了猪八戒形象的绍剧艺术家七龄童；幼子叫宗义，小名鹤皋，即今天的六龄童。

章氏兄弟自小聪敏伶俐，每有庙会或镇上演戏，他俩和父亲一样，必是座上客，并且一看就会做，一听便会唱。

兄弟俩每天一块儿去上学，路上，不是口中念念有词，“锵采，锵采”念着锣鼓点，就是一路模仿行人的举止神情，并以此为乐，乐而不疲。

一天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跛子走在他俩前面，七龄童突生“灵感”，一把拉过六龄童，建议说：“我扮跷脚，你扮瘸手，好吗？看看别人会不会当真。”

“嗯！”六龄童二话没说应允了下来。

于是，俩人学着前面的跛子，一拐一瘸起来，并肩向着学校走去。

走了一段路，忽然从他俩背后传来了一位长者

的叹息声：“这一对小囡，相貌蛮好，可惜都是十全不全！”

一句话说得兄弟俩心里喜滋滋的，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对他俩的“表演”作评论。

六龄童回头一瞧，只见长者正摇头叹息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“扑哧”一声笑出声来，扭头便跑。这下，那位老人觉得莫名其妙，好一顿工夫，他才知自己被两个毛孩子嬉弄了。见着远去的兄弟俩背影，老人摇摇头走开了。

这是一次成功的模仿，也可算六龄童和七龄童有生以来第一次成功的“表演”。

除了上学，看戏、“演戏”，似乎成了章氏兄弟全部业余生活的内容。

在离章家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石头牌坊，这里便是他俩“演戏”的场所。而演员和观众就是兄弟俩和左邻右舍的孩子。

每回，七龄童总是扮演“元帅”，而六龄童和其他孩子则扮演“将官”、“随从”之类的角色。他们唱的戏是从庙会、戏院里看来的，背不出台词、唱不全谱，就临场发挥，现编现唱；没有道具，将树枝折断，削成刀枪；没有锣鼓，嘴巴代之，“锵采，锵采”念念有声。这种似假似真的“儿戏”，他们几乎天天重复进行，乐而不疲。

逢年过节，一有“迎神赛会”或庙会、赶集，兄弟俩便拚命朝戏台前挤，过过瘾。

绍兴古城每年都有“迎神赛会”。赛会很热闹，每次总是先有一个骑马的孩子开道，之后便是长竹竿挑起一条又长又大的旗帜，一个汗流浹背的大汉用双手托住竹竿，有时还将它放到鼻尖上。再后面就是踩高跷，一丈多高的高跷又细又长，绑在人的脚上，人踩在上面表演一些简单的动作，载歌载舞，吸引了一大群爱看热闹的孩子。

六龄童很羡慕能踩高跷的人，在他看来，这简直是一种绝技。

他有股倔劲，难度越大的事，他的兴趣也越浓。回到家，他到灶房找来了两根柴棍，动手制作了一副高跷。

第二天，兄弟俩开始在街坊里练起了踩高跷。尽管高跷做得很低，但也不容易踩稳，好几次刚踏出一步，六龄童就人仰马翻。脸上跌出了青块，腿上摔出了淤血，但他还是不服输，不顾疼痛，爬起来又继续踩，直到能行走自如。

当兄弟俩长到七八岁时，绍兴城里的小戏班已相当兴旺。章益生的道具生意也越做越大，有了相当的积蓄。没多久，章益生闯到了上海，开辟了另一番事业。

在旧上海，有位来自绍兴的开钱庄的孙老板，他的钱庄在临苏州河的老闸桥附近有一间仓库。这位孙老板是个戏迷，看戏上瘾时，他宁肯不做生意。久而久之，他也有心办个戏院，正巧章益生找

上门来，于是俩人一说即合，合资开办“老闸大戏院”。

老闸大戏院的底楼是菜场，三楼是宿舍，戏院设在二楼，有五百多个座位。由于地处闹市中心，又居于“绍兴帮”职员、老板住地附近，生意兴隆。章益生从绍兴带来了唱绍兴大班的“同春舞台”，初来乍到，竟一炮走红。从此，绍兴大班从乡村走进大上海，并在这里生根发展，以致最终形成了绍剧艺术的风格。

同春舞台立稳脚跟后，章益生把七龄童接到了上海，着手培养七龄童踏上舞台。

七龄童的表演、扮相极受观众的青睐。他上台演的第一出戏《寿堂》就赢来了“神童老生”的雅号。因当时他实足只有七岁，就登台献艺，便以“七龄童”为艺名。“神童老生七龄童”的名声也不胫而走。

从上海回绍兴的亲友，不时把七龄童演出成功的消息传给六龄童和他的母亲。这如同搔痒搔到了心里，六龄童再也耐不住家乡的寂寞了，他整天绕着母亲，吵闹着要去上海和哥哥比个高低。

不知是抵不过六龄童的纠缠，还是章益生另有谋划，不久，六龄童就随母来到了上海。

当父亲的无意让小儿学艺，他决定送六龄童去学校念书。

父命难违，六龄童从此成了戏院里一名特殊的

观众。每晚，他第一个到剧场，坐在台下等戏开锣。散场了，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。他被台上眼花缭乱的“世界”迷住了，但自己不能登台表演，只能在台下过瘾，每次想到这些，他都感到委屈。

聪敏伶俐的六龄童，自幼看戏喜欢遐想，他幻想着自己能神出鬼化，腾云架雾，象天兵天将那样威风凛凛。这个习惯，在他入学读书后仍未改变。

一天，正在上课。国语先生摇头晃脑地背诵着古诗，正讲得津津有味。

六龄童的注意力已移向别处。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眼睛瞧着窗外大街上要猴的艺人和那只小猴。

那猴子在艺人的锣声中，一会儿翻个跟头，一会儿戴上面具，扮个鬼脸。当主人收拾起铜锣，它竟抬手向围观者讨赏钱。

“嘿嘿嘿”，六龄童曾不止一次地看到耍猴表演，每次他都入迷地发出傻笑声。

“章宗义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国语先生早就盯上了这个老是“开小差”的学生，她厉声喝道。

六龄童只顾看猴，忘了听课，先生叫他的名字也未听见。他的视线依然盯着走远的小猴。只是当先生站在他的课桌边，敲了几下桌面，六龄童才如梦初醒，吓得他吐了吐舌头，赶紧抓起课本。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他一步三跳，一会儿弓腰，一会儿曲臂，模仿起猴子的动作。

推进家门，他从楼下喊到了楼上：“妈妈，你看我象猴子吗？”

“象，整天没个安静，顽皮得象只猴子。”母亲应道。

六龄童很会看脸色行事，见母亲情绪很好，他又试探地说：“妈，我不读书去演戏好吗？”

母亲没有立即回答。

六龄童爬在母亲肩上，撒娇地说：“我要演戏，和哥哥比比看。”

“不行。你爸说你还小，要先读好书。”

“不嘛。我已经不小了。”他一噘小嘴，转身冲下楼去。

知弟莫如兄。七龄童非常同情弟弟的境遇。想当初，在石坊假戏真做，六龄童是个得力的“干将”。在七龄童的记忆里，六龄童举手投足，颇具风采。于是，他决计要让弟弟登台过过瘾。

这个机会没几天便来了。那天，正值七龄童主演《霸王出世》，他在父亲面前七说八说，再加上一股蛮劲，章益生终于同意让小儿子在戏里饰“小霸王”。这个角色在戏里没有一句台词，是个过场客。这种角色不会引人注意，章益生也就放心让六龄童去“玩”一次。

六龄童得知他可以上台演戏，兴奋得不知所措。当晚，临开场前，一位老艺人给他上妆时，不时地叮嘱：“你只要装出蛮横的样子，在台上走一

圈就可以了。”

戏开演了。六龄童站定候场门，一听到该他上场的锣鼓点，他憋着脸，冲出门帘。在台上手舞足蹈地来了一通。他使出了石坊“演戏”的解数，还未尝出个滋味，就已走到了下场门。

当他走进下场门，章益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一把抱起六龄童，边亲边说：“蛮象样，蛮象回事。到底是我章益生的儿子，有演戏天才。”

站在一旁的一位在印刷厂当工的友人对章益生说：“何不给他也取个艺名，就叫六龄童吧。”

第二天，“六龄童”三字印上了说明书，而当时的六龄童并非年仅六岁，艺名一来表示他是个小男孩，二来说明与七龄童的兄弟关系。

绍剧，当时还只叫作绍兴大班。它原本巡演于浙江农村一带，以粗犷泼辣、高亢激越的表演和唱腔见长。它来自民间，百十年的发展，使之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规范和唱腔特色。

六龄童的登台和七龄童一样，完全靠天赋与机遇。兄弟俩都没拜过师，因此也无法系统地学习传统表演和武功。

学武功演武戏是六龄童向往已久的。在突破了“演戏”这一道禁区之后，他打算系统向戏班武生学艺。

然而，由于六龄童、七龄童都是老板的儿子，戏班的武生都不愿收下这两个弟子。其原因是学武辛苦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不好交待。

父亲是老板，当儿子的反而不能沾光，而且还因此不能一了心愿，六龄童越想越不是滋味，为此，他一连几天闷闷不乐，不

理家人。

但他并不罢休。一日，他试着走到一位叫吴月楼的武生演员面前，央求道：“吴师傅，您就收我当个徒弟吧。”

吴月楼朝他笑了笑，并不搭腔。

几天后，六龄童又来到剧场，见吴月楼正在扎靠练功，便疾步上前，帮着吴月楼拉紧绑在身上的绳子，再次恳求吴收下自己。

或许是被六龄童的诚意感动了，吴月楼转身默视了他许久，好一阵子才说：“好吧，先下个腰试试看。”

他让六龄童在他对面站好，又用自己的双腿顶住他的膝盖，把他的上身往后拗下去，直至身体成了拱形，双手着地。可这样还不够，吴月楼又将六龄童的双肩往里一扳，只听得“咯咯”几声作响。顿时，六龄童疼得泪水落地。倔强的他一声没吭，回复原形后，擦擦泪水，等待着吴月楼发话。

吴月楼眉间的疙瘩并没有拧开，他对六龄童说：“你的腰是双腰，比别人的单腰硬得多，不宜练功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！”

一句话好似一枚炸弹，在六龄童的脑子里“嗡”地炸开了。

“这下彻底完了。”想到这，六龄童突然为刚才那痛苦的下腰后悔起来，他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

从此，戏班里更没人敢教他练功了，拜师的事